

## 屋內屋外

譚婉碧

又是清明時節，我們一家照慣例回鄉祭祖。我們從尖沙嘴中港碼頭出發，約三個小時航程，客輪在番禺南海平州碼頭泊岸。過關後，我們踏出出境大堂，沿著小斜坡往停車場走過去，霎時下了一陣細雨，但不用擔心，原來這條小路已經加了上蓋。我想：中國又進步了！「舅舅在家等了老半天，焦急死啦，走快點吧！」媽媽催促我說。

我們跳進行走村子與碼頭間的麵包車，不消十分鐘，車子已經駛進村內的一處小空地，我把腳一伸出車門外，驀然，看見不遠處的一窪積水。心想：怎麼這條水泥路面過去一年內還未被重鋪好呢？我們拉著行李拐了一個小彎便來到舅舅的家。舅舅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，身體瘦弱，穿著素色的衣服更顯得他臉色枯槁，面頰兩旁往下陷，雙目無神。舅舅的樣子正好反映出他被生活的擔子壓得透不過氣來。他說話時好像氣若游絲般把字吐出來。「你們來得及時，午飯已經準備好了！」這時，舅舅臉上堆出一副親切的笑容。

舅舅現時居住的房子是一幢十多年的建築物，屋內陳設簡單，與大門相對的一道牆前擺放了一座電視機，客廳右面貼上傳統中國人物造型剪紙，左面則掛了一座古老大鐘。客廳面積約四十平方米，總算窗明几淨。

午飯後，舅舅到屋前天井餵養小雞，整理



農具和清洗今早從田裏收割回來的蔬菜。累了，他坐在石階上捶捶自己的肩膀，眼睛向前盯住，心裡不知在盤算著什麼似的。「這天井的面積頗實用呢！」我打破沉寂的氣氛發問。「你看，四周鄰人都把舊屋改成多層房子，這裡的空間越來越狹小了！」舅舅無奈地說。「那麼，你的房子打算什麼時候重建呢？」我追問。舅舅臉色一沉，低下頭繼續工作，嘀咕著說：「唉！十多萬人民幣，那裏來的錢！」

晚飯後，我們跟著舅舅到數條小巷相隔的祖屋去，我們要到那裡上香給剛過世的外婆。暈黃的街燈隱隱在僻靜小巷裏滲透，不一會，我們到了屋前，房子是長方形，長約十米，寬六米，狹隘地瑟縮在其他多層樓房中間，顯得有點格格不入！舅舅把一扇門推開，拉一下從

橫樑懸垂下來的繩子，燈泡亮了，看到屋內是靜靜的，昏暗的。微弱的燈光恰巧把屋子襯托出一份陰鬱，破落的情調。

大門右邊是廚房，內裏設置一個用磚砌成的灶，灶上連接煙囪延伸到屋外，與廚房相對的是睡房，房內擺放了一張木板床，上面垂著一傘蚊帳，床邊悄悄站著高兩米四腳雕花紅木洗臉盆座，我相信它們已默默呆在屋子超過半個世紀！門的左邊是客廳，兩米長的香案旁各放置一張紅木椅子。椅子表面呈暗黑色，透不出半點色澤。這些傢具的生命力彷彿漸漸被窒息，變得呆滯，把房子籠罩著一層肅穆的寂靜。香案上設了先人的靈牌和一些祭品。媽媽立刻把香燭燃點並插進香爐裏，縷縷輕煙往上升，這時舅舅正坐在紅木椅子上徐徐呼出煙圈，兩股冉冉上升的煙使原來昏暗的斗室顯得格外朦朧。頃刻，我隱隱看到舅舅臉上綻出自若從容的表情，這跟他早上沉重無奈的臉，真是截然不同呢！

我頓時發覺舅舅跟我們之間像築了一道無形的牆：舅舅全投入舊房子的懷抱裏，這所房子屬於他，他屬於這座房子；我們好像誤闖進他們熔合了的世界！「不要輕看這房子：它是我的出生地方，它陪伴我度過童年，它是冬暖夏涼，它經過『文革』仍屹立不倒……」舅舅終於打破沉寂為房子說話。我們停了半晌，收

斂剛才四周探索所發出興奮的聲音。我想：莫非這就是屋內屋外的分別罷！

屋內的時間彷彿被停住，讓人們有喘息的機會，讓心靈恬靜地留駐；屋外的時間不停地鞭策我們前進，提醒我們使勁去拼，掙扎求存。人在屋外的生活真是太沉重，太沉重了！